

故宮古玉圖錄

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

故宮古玉圖錄

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

統一編號：

2001877027 6

有所權版

# 故宮古玉圖錄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再版  
中華民國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六二二號

發行人 秦 孝 儀

編輯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

出版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

中華民國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  
電話：(〇二)八八一二〇二一  
劃撥帳戶：〇〇二二八七四一號

印刷者 華欣綜合印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寶興街140巷19號四樓  
電話：(〇二)三〇一〇二二三

## 序一

在我國悠久博厚歷史文物之中，世多以吉金溫玉（亦有稱吉王者，如山海經云「懸以吉玉」）並舉。蓋古玉器幾與新石器同時發生，故玉又頗早於金。再如鑄金之器，鼎彝、盤敦、簠簋、俎豆、……之屬，雖成爲傳國重器，或屬祀神禮器，必曰「子子孫孫，其永寶之」。惟亦止以供粢盛酒醴，以祀以禮而已。非謂虛鼎空彝，即足以昭祀上帝也。至於玉，以之爲蒼璧，則可以禮天；以之爲黃琮，則可以禮地；以之爲青圭、赤璋、白琥、玄璜，則可以禮於四方。以之爲珍圭，則可以徵守、恤凶荒；以之爲牙璋，則可以起軍旅、治兵守；以至於爲琬圭，則所以治德結好；爲琰圭，則所以易行除慝。所謂「或象其體，或象其用，或象其形，或象其義」，殆無往而非宜也。

又禮記玉藻篇云：「古之君子必佩玉，右徵角，左宮羽，趨以采齊，行以肆夏，周還中規，折還中矩，進則抑之，退則揚之，然後玉鏘鳴也。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，行則鳴佩玉，是以非辟之心，無自入也。」又曰：「君子無故玉不去身，君子比德於玉焉。」據聘義，子貢問珉與玉於孔子，子曰：「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，溫潤而澤，仁也；縝密以栗，知也；廉而不劌，義也；垂之如墜，禮也；叩之其聲清越以長，其終絀然，樂也；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忠也；尹孚旁達，信也；氣如白虹，天也；精神見於山川，地也；圭璋特達，德也；天下莫不貴者，道也。詩云：「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，故君子貴之也。」以此揆之，玉不特爲古君子行止法度之所自，亦爲儒者比德辟非「心嚮往之」之儀型，獨世人不察，多貴金而忽玉，以至於貴一止百數十年之瓷，往往千百倍於二三十年之玉，則大惑也。殊不知即一玉之微，已足以考形制，辨因革，詁經義，證史實，別醇漓，忻慕先民之德慧術智乃有如

此者，豈他器物所足同日語耶？

故宮博物院，所藏玉至夥頤也。今繼書法、名畫、瓷器……諸圖錄之後，又有古玉圖錄之纂輯，至盛事也。惟歷代殿廷以有佳兵爲諱，故斧鉞戈矛之屬，壹皆不見收錄，有之，但劍器——琕瑋——之屬而已，唯比年故宮已稍稍鑑藏古玉兵矣，非盡闕如也。外此，則故宮藏玉，信爲一世冠冕，斯編之出，世所謂「王之玉」——服玉、佩玉、珠玉、食玉、盟玉、獻玉，玉府所掌皆備；「國之玉」——寶器藏於天府、瑞器藏於典瑞之玉，亦莫不皆備。願此錄既出，使一世皆知玉之可貴，在於詁經證史，辟非比德，不與他器相等夷，豈不懿歟？

至論各時代之玉因革巧拙，蓋難言之，無已，請略論其所尚，夏商之際似近質，殷商近文，西周近樸，春秋戰國各競精爽，兩漢又似返於樸，宋秀而苦仿，明醇而器小，清初極一時之盛，惜頗隣於纖巧耳。

又世之古玉，以禮天朝覲之瑞獨多。兵器符節器亦自不少。惟玉兵又多用於禮樂，非真兵刃也。至於樂器，佩玉稍少，農器又少。第肖生玉特多，龍鳳虎犀鬣鬚之屬，紛然雜陳。顧竹樹瓜豆最少，且又晚出，是知我悠久博厚文化，證之以玉，實皆禮樂之所從出。

古稱「君子比德於玉」，我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，雖謂「比德於玉」，要無不可。即謂以玉爲我民族文化之表徵，亦無不可也。

孝儀與於故宮常會日久，獨於古玉拳拳爲已甚，既於編纂之際，得睹諸寶玉重器，爰於其書之成，爲之序其所知感者如此。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秦孝儀心波謹序

## 序二

夫石者玉之源也，王者石之精也，溯自上古，陶器之前，先民即以石爲利器，敲石而成利斧，用以與自然搏鬥，持用日久，逐代演進，逮銅器興，石器實用之價值消失，而爲銅器所代替，然先民曾以石器，創造歷史業績，緬懷難忘，而存其遺跡於典禮之中，遂成禮器，故凡欲研考中華文化歷史、典章制度者，莫不自古玉始。

故宮藏玉之富、雕琢之精、鏤刻之巧，固爲世界人士所共知，但自遷台以來，僅輯印「故宮玉器選粹」一種，所收玉器件數，僅及數十，對本院古玉收藏，實難概括，然自出版以來，甚獲各界佳評，故有再輯「故宮古玉圖錄」一書，以供方家參考之議。

本書共收自商至宋，各類玉器凡三百六十七件，編排以時代先後爲序、以器物之使用分類，讀者觀之，庶幾略知故宮古玉收藏梗概矣。

此書選輯，悉由本院玉器股長麥志誠、幹事鄭家璠、助理幹事鄧淑蘋主其事，文字說明由鄭家璠主筆，圖版部份由本院照相室林傑人、崔學國拍攝，並由本院那顧問志良先生指導，編輯多年，始得完成，特識於此，以不沒其辛勤也。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海寧蔣復璁敬識

# 故宮古玉圖錄總說明

## 一、前言

說文解字玉部載：「玉、石之美；有五德者：潤澤且溫，仁之方也；縉理自外，可呂知中，義之方也；其聲舒揚，專且遠聞，智之方也；不撓而折，勇之方也，銳廉而不忮，絜之方也，象三玉之連，一其貫也。」後半段暫且不談，而第一句這「玉，石之美」的含義，却概括了凡美麗的石頭，都被稱之爲「玉」，於是將所有如瑪瑙、水晶、寶石、青金石、松石……等等皆列入了玉類，這是由於古人把一般美石，都誤認作玉來看，以今日科學眼觀視之，這只是一種廣義的說法，狹義的說法，只限於礦物學上，所說的玉，在礦物學上，將玉分爲軟玉和硬玉兩種，它們都是屬於鏈狀矽酸鹽類，翡翠即是硬玉的一種，是屬輝石類中的鈉鋁矽酸鹽，其成份爲 $(Na, Al) Si_2O_6$ 。軟玉如白玉、黃玉、青玉、碧玉、墨玉等，這類玉，是屬於角閃石類中的鈣鎂矽酸鹽類，其成份爲 $Ca(Mg, Fe)_3(SiO_3)_4$ ，而軟玉的硬度是六—六點五，硬玉是六點五—七。玉的硬度，如此之高，雕琢成器，自非易事，而自古以來，我國玉工，琢玉工具，却極簡單，但能製作，各式精巧器物，而居於世界重要地位，實非倖致。

玉器製作的產生，實由石器製作演變而來，上古時期，人類即知利用堅固石製各類器物 and 工具，而與大自然搏鬥，以求生存，待青銅器時代開始被人類使用之後，石器實用的價值，漸次消失，然而在古人純樸之心目中，仍不忘其昔日祖先所用的器具，故而保存其遺跡于典禮之中，終而成爲人們禮拜的對象，這種石器起初是實用的，以後乃特別製造一種專爲禮拜用的石器，由於這種石器，不需銳利的刀鋒，亦不是實用的，所以在選材方面，自然選其美麗的玉石，作爲材料，而加以雕琢，於是精美的玉器產生了。

從商周開始，由於人民崇拜石斧、玉斧的心理，而將從天子，以至於諸侯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的官爵證物，全部仿照玉斧的形制做出來，而定名曰：「圭」，所以我們知道「圭」由石斧演變而來，在書經堯典中，曾述及：

「輯五瑞既月乃日，覲四岳群牧，班瑞于群后……修五禮、五玉、二帛、一圭、一死、贄、如五器，卒乃復。」

這是在我國古籍中，最早用玉作政府瑞信之記載。

在古籍中對玉的記載，非常之多，舉凡周禮宗伯典瑞，周禮考工記玉人，玉藻明堂位所記載，以及詩經大雅、小雅、國風之所稱頌，管子水地篇、荀子法行篇、爾雅釋器之訓釋，洋洋大觀，不勝枚舉。例如：

在禮記聘義記載，子貢問於孔子曰：

「敢問君子，貴玉而賤珉者，何也！爲玉之寡，而珉之多歟！」孔子曰：「非爲珉之多而賤之，玉之寡故貴之也，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！溫潤而澤，仁也；縝密而栗，知也；廉而不劌，義也；垂之如墜，禮也；叩之其聲清越以長，其終詘然，樂也；瑕不揜（同掩）瑜，瑜不揜瑕，忠也；孚尹旁達，信也；氣如白虹，天也；精神見於山川，地也；圭璋特達，信也；天地莫不貴者，道也；詩曰：『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，』故君子貴之也。」

上面所述，是孔子答弟子子貢的話，而將玉解說成有十德，在許慎說文解字，玉部解釋玉的時候，在後半段，就是將玉解釋成五德，所以君子貴玉。像這種說法，完全是一種形而上的仁、義、禮、樂的思想，使人覺得玉實在是一種非常神祕的東西，玉一神祕起來，它就無所不能了，這種使玉神祕的思想，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建立起來的，那就是受到了儒家和道家的影響，因爲儒家的道德觀念，是尊重君子，凡是君子，其人格必是完美，於是君子地位，自然被提高，在無形中，儒家把玉的雅潔，與君子相比擬，而用來形容君子情操的高潔，所以在玉藻記載：

「古之君子必佩玉，左微角，右宮羽。」

又說：

「君子無故，玉不去身，君子於玉比德焉。」

在大戴禮保傳篇：

「上車以和鸞爲節，下車以佩玉爲度，……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，行則鳴佩玉，是以非辟之心，無自入也。」，這就是說，古之君子，所以佩玉，在節制其行止也，使之有溫文儒雅之風度。

道家則是利用玉來作他們道教教義的宣傳，他們認爲玉可以使人長生不老，在古籍中，頗不乏記載，例如：在後魏書中記載。

「有李預者，每羨古人餐玉之法，乃採訪藍田，得環、璧，雜器形者，百餘枚，乃槌七十枚成屑，日食之，經年，疾篤，顧謂妻曰，服玉當屏居山林，屏棄嗜慾，而吾酒色不絕，自致于死，非藥之過也。」，從這段故事看，便知玉對人迷信之影響有多深，所以玉在古時，除了是極珍貴的愛玩物品之外，更與宗教和禮制，有極密切之關係。

## 二、禮器

談到禮制中的禮器，與玉有關的，最重要的，要算是以朝聘所用的「六瑞」，以及祭祀天地四方之神所用的「六器」了。

何謂「六瑞」，據周禮春官大宗伯載：「以玉作六瑞，以等邦國，王執鎮圭，公執桓圭，侯執信圭，伯執躬圭，子執穀璧



，男執蒲璧。」

在考工記玉人載：

「鎮圭尺有二寸，天子守之，命圭九寸，謂之桓圭，公守之，命圭七寸，謂之信圭，侯守之，命圭五寸，謂之躬圭，伯守之。」

從天子以至於公侯伯，他們所持的瑞信，都是圭，到了子男，就改用璧，這是一方面，由於圭的尺寸，已經到五寸，另一方面，根據周禮大宗伯載：「不執圭者，未成國也。」可見圭是一個國家的重器，而璧的重要性，是次於圭了。根據禮記載：認爲圭是以素爲貴，這也說明了，凡朝廷所用的圭，都是樸素無紋的。

「六瑞」中除了圭之外，還有穀璧和蒲璧，何以謂穀璧及蒲璧呢！根據周禮解釋：「穀所以養人，蒲爲蓆以安人。」，因而才用這兩種紋飾。

這些鎮圭、桓圭、信圭、躬圭、穀璧、蒲璧，它們是用來，當諸侯朝見天子，或諸侯相見的時候，拿出來，作爲相見時的信物，用完之後，便要將它收藏妥當，就如今日公務人員之委任狀一般，是作爲官職的證明，所以在周禮小人行載：

「朝、覲、宗、遇、會、同，君之禮也……」。

這些都是天子接見臣子時的禮節，凡春見的時候，就稱之爲「朝」，秋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覲」，夏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宗」，冬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遇」，時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會」，殷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同」

除了上述「六瑞」之外，還有「六器」

在周禮大宗伯載：

「以玉作六器，以禮天地四方，以蒼璧禮天，以黃琮禮地，以青圭禮東方，以赤璋禮南方，以白琥禮西方，以玄璜禮北方，皆有牲幣，各放（同做）其器之色。」

用這些蒼璧、黃琮、青圭、赤璋、白琥、玄璜六器，來祭祀各方之神，那都是受到了古代陰陽五行說法的影響，因爲古人都主張天圓地方的說法，所以用蒼璧祭天，是認爲天是圓的，又是蒼色（青色）的緣故，所以用黃琮祭地認爲地是黃的，又是方的緣故，像這些都是受到了，古代陰陽五行之說的影響，所以在王充論衡物勢篇載：

「東方木也，其星蒼龍；西方金也，其星白虎，南方火也，其星朱鳥，北方水也，其星玄武。」，這些蒼龍，白虎、朱鳥、玄武就叫做四神，而以四帝配合四神，於是產生了四方之帝，伏羲氏屬東方之青帝，神農氏屬南方之炎帝，少皞氏屬西方之白帝，顓頊屬於北方之黑帝，有了這四方之神與四方之帝，祭祀的時候，祭器所用的玉，便運用各種顏色的玉來搭配，在五行家的說法，認爲東方屬木，木色青，所以用青圭，祭祀東方之神，南方屬火，火色赤，所以用赤璋，祭祀南方之神，西

方屬金，金色白，所以用白琥，祭祀西方之神，北方屬水，水色黑，所以用玄璜，祭祀北方之神，於是就產生了，周禮大宗伯中，所說的青圭、赤璋、白琥、玄璜禮四方的玉器，玄武是什麼呢！玄武就是烏龜，根據以上的敘述，我們可以列一簡表如下：

				屬性名稱	
北	西	南	東	方位	
玄武	白虎	朱雀	蒼龍		神
黑帝	白帝	炎帝	青帝		帝
水	金	火	木		五行屬性
黑	白	赤	青		顏色
玄璜	白琥	赤璋	青圭		祭器

### 三、符節器

玉除了用作六瑞六器，以及其他禮器之外，還有一項，更重要的作用，即是符節器，古代的時候，當天子要派遣使臣出使國外，或到某一地區去執行一項任務的時候，便賜使臣一件信物，作為傳達天子命令的證物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符節器」。

三代之時，用玉作符節器，算是最早的，在文心雕龍書記篇第二十五，對「符」的解釋：

「符者，孚也，徵召防偽，事資中孚，三代玉瑞，漢世金竹，末代從省，易以書翰矣。」說文：

「符，信也。」

從上面這兩段話，說明了符節器，最早還是用玉來作材料，而銅符，竹使符之使用，要晚至秦漢之後，所以史記孝文本紀注引張晏的話說：

「符以代古之圭璋，從簡易也。」

用玉來作符節器，大致可分為二：

一是屬於圭璋類，即周禮春官典瑞所載：「珍圭，琿圭、琬圭、穀圭、牙璋。」這類之符節器，僅於三代之時使用。

一是屬於合符類，這類符節器，要晚至秦漢之後才有，如虎符、麟符、魚符、鶴符、玉契等等，這些符節器，近代多有出土實物，可資參考，像美國華盛頓弗瑞爾博物館，所藏之虎符，即是一例。

此外，尚有璧、環、瑗、玦這些環狀類玉器，雖非完全屬於符節器，但依古籍所載，多少仍與符節器有些關連。

，男執蒲璧。」

在考工記玉人載：

「鎮圭尺有二寸，天子守之，命圭九寸，謂之桓圭，公守之，命圭七寸，謂之信圭，侯守之，命圭五寸，謂之躬圭，伯守之。」

從天子以至於公侯伯，他們所持的瑞信，都是圭，到了子男，就改用璧，這是一方面，由於圭的尺寸，已經到五寸，另一方面，根據周禮大宗伯載：「不執圭者，未成國也。」可見圭是一個國家的重器，而璧的重要性，是次於圭了。根據禮記載：認為圭是以素爲貴，這也說明了，凡朝廷所用的圭，都是樸素無紋的。

「六瑞」中除了圭之外，還有穀璧和蒲璧，何以謂穀璧及蒲璧呢！根據周禮解釋：「穀所以養人，蒲爲蓆以安人。」，因而才用這兩種紋飾。

這些鎮圭、桓圭、信圭、躬圭、穀璧、蒲璧，它們是用來，當諸侯朝見天子，或諸侯相見的時候，拿出來，作爲相見時的信物，用完之後，便要將它收藏妥當，就如今日公務人員之委任狀一般，是作爲官職的證明，所以在周禮小人行載：

「朝、覲、宗、遇、會、同，君之禮也……」。

這些都是天子接見臣子時的禮節，凡春見的時候，就稱之爲「朝」，秋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覲」，夏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宗」，冬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遇」，時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會」，殷見的時候，即謂之「同」

除了上述「六瑞」之外，還有「六器」

在周禮大宗伯載：

「以玉作六器，以禮天地四方，以蒼璧禮天，以黃琮禮地，以青圭禮東方，以赤璋禮南方，以白琥禮西方，以玄璜禮北方，皆有牲幣，各放（同做）其器之色。」

用這些蒼璧、黃琮、青圭、赤璋、白琥、玄璜六器，來祭祀各方之神，那都是受到了古代陰陽五行說法的影響，因爲古人都主張天圓地方的說法，所以用蒼璧祭天，是認爲天是圓的，又是蒼色（青色）的緣故，所以用黃琮祭地認爲地是黃的，又是方的緣故，像這些都是受到了，古代陰陽五行之說的影響，所以在王充論衡物勢篇載：

「東方木也，其星蒼龍；西方金也，其星白虎，南方火也，其星朱鳥，北方水也，其星玄武。」，這些蒼龍，白虎、朱鳥、玄武就叫做四神，而以四帝配合四神，於是產生了四方之帝，伏羲氏屬東方之青帝，神農氏屬南方之炎帝，少皞氏屬西方之白帝，顓頊屬於北方之黑帝，有了這四方之神與四方之帝，祭祀的時候，祭器所用的玉，便運用各種顏色的玉來搭配，在五家行的說法，認爲東方屬木，木色青，所以用青圭，祭祀東方之神，南方屬火，火色赤，所以用赤璋，祭祀南方之神，西

茲將屬於圭璋類之符節器，分述於后：

珍圭：據周禮典瑞注載：「珍圭以徵守，以卹凶荒。」當天子要徵召諸侯，或是供職在外的官吏時，或是當某地區發生災荒的時候，天子派遣使臣，去撫卹當地人民時，就要使臣，持此圭作為信物，去執行命令，或是去辦理撫卹和救濟人民的工作，這種珍圭的形制，大致上，和一般之圭相同。

琰圭：在周禮典瑞注載：「琰圭以易行，以除惡。」即是當在外的諸侯，或政府的官吏，有不法之行爲時，天子即派使臣，持此圭以傳達天子之命，令諸侯，或官吏改正其錯誤行爲，或加以誅討征伐，所以琰圭的形制，因其有譴責，或誅討之含義，故其形制，與一般圭制不同，其首部凹入，而成半月形，而兩端凸起，顯得稜稜有鋒，有肅殺之氣。

琕圭：據周禮典瑞注載：「琕圭以治德，以結好。」這是說當諸侯，或駐外官吏，有美好的德行時，天子即遣使者，持此圭，以傳王命，給予褒揚；另一種是當兩國之間，重修舊好之時，而互相派使聘問之時，即持此圭前去，以執行王命，由此之故，琕圭之形制，圓渾而柔和，恰與琰圭相反，毫無半點鋒芒，肅殺之氣。

穀圭：周禮典瑞注，「穀圭以和難，以聘女」。按穀有善之義，故穀圭以穀紋爲飾，當有和善之義在內，因之穀圭之用途，即當諸侯，或官吏有了爭執，天子乃命使者，持此圭作調解人，得使諸侯，或官吏和好如初，另外是用作天子聘女時，所用之禮器，所以穀圭之形制，和其他圭制相似，唯其圭首作尖山形，而有別琕圭、琰圭之形制。

牙璋：在周禮典瑞載：「牙璋以起軍旅，以治兵守」。此爲調遣軍隊所用之器，故舉凡軍隊之攻守，悉聽其發制，因其爲凶器，故其形制似刀，而由古時石刀演變而來，這種制度，演變爲後世之兵符，直至漢唐之後，仍沿襲此制。

從三代之後，以玉作符節器之制度，而爲銅符與竹使符所取代。即使仍有以玉制作，然亦皆已失常制，多不用圭璋形制，而皆採用銅符，或竹使符之形，而成判合器。

由於符節器，多屬凶器，故宮博物院，對此項之收藏，竟付闕如。

#### 四、環狀類玉器

環狀類玉器，包括璧、環、瑗、玦，它們的形制，都作圓形板狀體，而中間皆有一孔，所以它們之間的分別，僅能以器物中孔之大小，加以區別，所以在爾雅釋器載：

「肉倍好，謂之璧；好倍肉，謂之瑗；好肉若一，謂之環。」所謂之「好」是指器物之中孔而言，而「肉」是指自孔外至器物邊緣，玉之本身而言。這就是說，凡是玉器本身自內廓至外廓之長度，恰是中孔的一倍者，即是「璧」，若孔徑之長，恰好是內廓至外廓長度的一倍者，即是「瑗」，如果孔徑恰好是內廓至外廓長度一樣者，即是「環」，這種說法，比較玄些，實際上



，就是凡寬邊而孔小的，即是璧；而窄邊孔大者，即是環；若是邊與孔相等者，即是環；如此說法，除能分別出它們之間，形制的區別外，且能和它們的用途相吻合，因為璧的來源，是從古代兵器演變而來，古人曾用一種環狀石斧，形制似璧，其作用為劈，因之其中孔部份要厚，而邊稜要薄，孔要小，如此當門上木柄後，不致脫落。亦有以為由石紡輪演變而來，或是由玉碾演變而來，他們認為凡與權力或兵事有關之周代禮器形制，都由玉兵演變而來，其他則多脫胎於農具之璧屬為之，由於璧係玉碾蛻變而來，故與象徵和平之穀類有關，而形制又屬圓形，故有和平團圓之含義在內，所以在西陽雜俎載：

「古者，安平用璧，興事用圭。」

當地方平安無事之時用璧，因為璧是圓渾而無稜的器物，所以有和平安詳之含義，因之古人常以璧，饋贈親友，以報平安，例如：漢書高帝紀中，項羽在鴻門宴請劉邦一段載：

「沛公起如廁，招樊噲出，置車官屬，獨騎……步從間道走還軍，使張良留謝羽，羽問沛公安在？良曰：『聞將軍有意督過之，脫身去，間至軍矣，故使臣獻璧。』，羽受之。」

環是導源於石環，最早是臂飾，近代學者認為，環最初的使用，可能是早期的環狀利器，所以它的內孔四週較厚，邊緣較薄，最初是兵器，可是由於長久以手持之，頗為不便，而將它套於臂上，久而久之，就成為裝飾器，至於說文載：

「環，大環璧，人君上除陞以相引。」

這是以後的引申義了。至少是環已經用作佩飾器之後的事了，因為根據近代出土發掘，在新石器時代，商代以前，在墳墓中，屍體的骨架的胳膊上，帶有這種器物，可見在新石器時代，就有在人的胳膊上，佩帶環的習慣，這種環，演變到後世，就成了現代人所帶的手鐲了。

環，說文：「環、璧也，好肉若一謂之環，」最早的環，仍是佩飾器，是帶在手上，因此邊和孔是相等的，而環有四種：

第一種是像璧一樣，只是孔徑較大，它的用途，在廣韻中載：

「逐臣待命於境，賜環則返。」

這是有符節的含義在內。

第二種是聯環，是由數玉而成一個環，在古籍中，雖未言明其用途，但據春秋左氏傳載：

「宣子有環，其一在鄭周。」

從這一段記載看來，亦可能作為信符之器。

第三種是合環，據近代學者陳大年氏云：「合環之名，不見載籍，但確有是制，即每環均作覆竹形，兩環相合，便成圓徑，此或為信符。」陳氏所言，若信而有徵，此合環之制，亦當屬符信之器。

第四種連環：連環與聯環其所不同者，在於連環由二個以上，互連在一起，而每環皆可活動，但環與環之間，却相互連結，不得分開，而聯環則可單獨存在，齊策載：

「秦始皇遺君王玉連環，曰：『齊多智，而解此環否？』，君王后引錐破之，謝秦使曰：『謹以解矣。』，始皇狀其志，不敢謀齊。」。

這種連環在藝術價值上極高，唯其却無正式用途。

玦：玦之形制，與璧、環、瑗不同點，在於後者三器，皆屬完整之環狀類玉器，而玦却有一缺口，是不完整之環狀類玉器，玦之爲用，據廣韻載：

「逐臣待命於境，賜環則返，賜玦則絕。」

大載禮玉度記：

「大夫俟放郊，三年，得環乃還，得玦乃去。」

這是由於「環同還，玦同絕。」音同的緣故，而利用字音相同，以決定放逐臣子之留返，多少仍有信符之義在內。

而玦之另一作用，含有「決」之義，凡能處事決斷者，則佩玦，所以在白虎通載：

「君子能決斷者，則佩玦。」

不過在近代早期出土之器物中，常發現在死人之耳旁，有小型之玦，因此現在知道小型的玦，是帶於耳朵之耳飾，至於如何佩帶，近代學者，各家說法不一，目前尚難定論，但可以知道，它是耳飾罷了。

## 五、佩飾器

對於研究雕刻藝術而言，佩飾器却是重要的研究資料，因爲所有玉器中的禮器，符節器，都是以不琢紋爲貴，所以它們的紋飾越少越好，而其價值亦越高，這是針對研究中國古代禮制上最佳資料，而佩飾器則不然，我們可以從那些雕刻的多采多姿的形制和花紋上去研究，去探討某一時代歷史文化的背景，所以不論是官家的，抑或是私人的，對研究玉器者，皆有莫大的助益。

因爲不論是禮器，或是符節器，多屬政府所定，其形制一經規定，不得更改，所以玉工僅能依規定製作，不能任意加以摹改，更不能隨意在器物上，雕琢紋飾，而民間佩飾器，則可隨玉工自由運用其技術，任意創作，不受任何限制，所以玉工經常可雕出一些，由自己創意的形制，喜愛的紋飾。

在近代考古發掘中，最早爲人類用作佩飾器者，當首推獸類的牙齒，在新石器時代的山頂洞文化中，即曾發現帶有穿孔

的獸齒，這些穿孔的痕跡，多作圓形，且有被穿帶的痕跡，這可證明獸齒曾爲人類佩帶之證明，這種獸齒，演變到後代，就成爲玉器中之「觶」，在中國古籍中，曾經有古人結繩記事的記載，所以在說文記：

「觶、解結錐也。」

意思是說，古人用觶來解開結用的。所以在禮內則載：

「子事父母，左佩小觶，右佩大觶，」的說法，這種說法，只能算是觶的用途中的一種，並非最初佩觶的原意，最早用途只是一種佩飾器，我們從近代尚未開化的民族去探討，像非洲落後民族，他們都喜歡佩帶一些像觶，這類的東西，那即是獸齒和鳥獸骨之類的東西，在我們中國古代人們亦是如此，獸齒的一端是很寬，另一端是尖銳，可以用來刻劃東西，原始之時，在人們的身上佩帶一二個作爲實用的，後來由於認爲佩帶的越多，就顯示他們獵獲的野獸越多，於是漸漸地，變成功佩飾器了，於是男的就佩帶上一串，女的在項間佩上一串，及文明進步，人們皆知以美麗的材料，諸如，玉石、象牙之屬來製作，而形式仍然仿照所佩飾的實物，作成一端寬，一端尖銳，即如獸齒之類，這就是玉佩中之「觶」之來源，所以「觶」，實際上，是由獸牙演變而來。

觶的形制，變化頗多，無一定之限制，只要是一端寬，一端尖銳，彎曲如獸牙之形，即可。傳世之觶，有作龍紋形，鳥形，魚形等等。

佩帶鳥獸骨的結果，產生了兩種「璫」的形制，在近代考古發掘的山頂洞文化中，就曾發現骨管四件，其形狀作長圓形，長短不等，表面已被磨光，在骨管的兩端，都不整齊，顯然是由於穿戴過久，所產生的現象，由此可證這些骨管，曾被人們所佩帶的裝飾器，後世便利用此種形狀，以玉倣作，便產生了「璫」的形制，所以「璫」是由鳥獸骨演變而來。這種由鳥獸骨管，所演變的「璫」，便稱之爲「圓璫」，另一種稱之爲「方璫」者，是由模仿鳥獸的脊椎骨，所演變而來。方璫的形制再擴大，便成了禮器中六器的「琮」了，所以形小的，即是方璫，而形大的即是琮，而琮爲禮器，而璫則爲佩飾器，從近代出土發掘中發現「圓璫」的產生，要早於「方璫」。

笄的發現，在小屯發掘中，發現有骨笄與玉笄兩種，其數量頗不少，笄的用途，一種是束髮，一種是固冠，古人不分男女，皆留長髮，其髮必須盤結，而盤結之髮，必須加以綰住，所以笄是用來安髮的，在端方陶齋古玉圖乙書中，曾引禮書通考云：

「笄有兩種，一是安髮之笄，一是固冠之笄。男子笄掩于冠而冠顯，婦人不冠亦無冠笄，而安髮之笄顯，據黃氏說，蓋婦人僅有安髮之笄，男子兼有安髮固冠二笄也。」

在考古發掘中，常發現有成對之笄出土，即是固冠之笄，早期的笄，都是骨笄，顯然玉笄的產生晚於骨笄。

帶鈎的來源，各家說法，多不一致，但爲外國傳入之舶來品，應無疑義，大約在晚周時期，傳入中土，這種器物，是用在腰帶上的「鈎」，是革帶上的一種附屬品，與今日所用的帶扣有些相似，帶鈎的形制，大致都作細長形，亦有較短者，首端向上彎曲，而成鈎形，腹部多較寬，而背面有一圓柱，或方柱，其作用是使固定於革帶上，利用彎曲之鈎，扣住另一端之環上，帶鈎之大小，均在二三寸間，亦有小至一寸者，曲首多作各種鳥獸頭之形，周身有光素無紋者，有雕螭紋者，亦有鏤空雕魚鳥紋飾者，紋飾繁多，不一而定，帶鈎之用途，主要用於腰帶，或是用於鈎掛衣服，綴於肩上的。

佩璜，既名之曰佩璜，當然是專作佩飾用的玉器，所以它就不必如禮器中的璜，近乎半璧，而其大小，寬窄亦沒有一定的限制，以璜作佩飾器，或許與觶同源自獸齒、獸角之屬，只是觶仍保持獸齒、獸角之形，而佩璜却依據璧形而圖案化了，在殷墟出土之玉璜，多作箕踞之狀，多側面人形，頭戴高冠，冠向後背之形式，這也許是當時習尚流風所致，亦未可知。

除了上述之佩飾器外，尚有剛卯、司南佩、翁仲、辟邪、鞞形佩等，多屬厭勝之器。

剛卯：是方壩形制的縮小，是一種長不及寸許，方柱狀之小玉，外表全無紋飾，而四面却有銘文，自頂至底，中間有通心穿的器物，這種剛卯應似源於桃符，詩經載：

「伯也執殳，爲王前驅。」

殳即桃殳，係以桃木，所製作之兵器，即今之木棒之類，用以驅除敵人，後人每以殳驅鬼，在戰國時，桃殳一變而爲桃人，以桃木削成人形，而立門戶，藉以驅邪去惡，至漢代更以玉爲之，而成隨身佩帶之物，而名之曰：「剛卯」，其作用則與桃符同，有厭勝之意。

剛卯銘文，源至古代殳書，殳書刻字，或用減筆，或用假借，或用其諧音，而此種書體，正合玉製剛卯雕琢，由於玉質堅硬，一般玉器雕琢，多賴旋車碾作，而剛卯之字，是以利刃刻書，當非易事，故力求筆畫減省，於是採用殳書，最爲恰當，加以剛卯爲民間普通之佩飾器，製作既多，日久則難免錯誤訛亂。

一般而言，剛卯銘文，其體裁近似鏡銘，但有韻文，其銘文多不一致，或三十四字，或三十二字，而其內容，則大同小異，常見者如：

「正月剛卯，靈殳四方，赤青白黃，四色是當，帝令祝融，以教夔龍，庶疫剛瘡，莫我敢當。」

從銘文內容看，亦說明正月佩此剛卯，可拒禍還祥，驅邪去惡意。

司南佩：司南佩源自司南，即指南，利用磁石之指極性，古人用以正方向，定北之儀器。其形制略似方壩，長約一寸許，上端琢成一小勺，下端琢成一圓形小盤，中間有一橫穿，這種佩飾器，其勺之部份，係模仿「司南」，盤之部份，係仿「地盤」，是模仿司南之仿品，而將司南由實用之器，一變而爲佩飾器，漢時由於卜筮之風鼎盛，而以司南作爲占卜之用，後人



遂仿司南之形，製爲小器，隨身攜帶，而名之曰「司南佩」。

翁仲：翁仲之名來源有二說，一說爲宮殿前守衛之銅人，據古籍記載，秦阮翁仲，安南人，身長一丈三尺，氣質端勇，異於常人，翁仲死，遂鑄爲銅像，置咸陽宮司馬門外，匈奴至，有見之者，猶以爲生；一說爲墓前守護石人，宋黃山谷詩云：「往者不可言，古柏守翁仲。」，可見古人係以翁仲爲墓前石人。所以翁仲之主要用途，是利用其氣質端勇，異於常人之生像，以達守護之意而已。

以玉爲翁仲，至漢開始盛典，其雕琢均極簡單，長約一寸許，皆作寬衣博袖之形，頭部與鬚合成三角形，有通心穿，有以此種紋飾，稱之曰「八刀刻法」，由於銅石翁仲其用途，係爲守護之意，故以玉雕琢者，則有辟邪厭勝之意。

系璧：據說文段注：「系璧，蓋爲小璧，系帶間左右佩也。」，所以系璧是璧形制之縮小，而與璧形相似，是佩飾腰間最普遍之器物，其大小尺寸，以及紋飾皆無定規，形制或圓、或方、或橢圓亦無限制，而紋飾更是種類繁多，不勝枚舉，舉凡動物紋、圖案紋，更有浮雕，鏤空盤螭、龍紋，皆可作系璧之紋飾，由於系璧爲一般人所用，故可各隨所好，隨意雕琢。

鞞形佩：說文：「鞞，射決也，所以拘弦，以象骨韋系，箸右手巨指，从韋葉聲。」，所以鞞之用途，在於增強控弦之力量，使矢能至遠目的，但至後世而成班指之狀，將鈎狀之形制捨去，遂有玉製班指出現，以故鞞爲射箭時著於右巨手，爲鈎弦之工具，其後有用於腰間佩飾者，仍仿其形制，而其形略扁，廓外更加以紋飾，遂有鞞形佩之產生。

辟邪：原爲獸名，據漢書西域傳載：

「烏戈山離國有桃拔師子」，注：「孟康曰：桃拔一名符拔，似鹿長尾，一角者或爲天祿，兩角者或爲辟邪。」

實際上挑拔與符拔是一種之兩物，符拔無角，桃拔則有角，一角則名曰：「天祿」，二角則名曰：「辟邪」。漢時多以銅製，置於殿閣，至東漢始有以石製天祿辟邪，置於墓前，以爲守護之用，至宋時天祿辟邪，已混淆不清，而通名之曰：「辟邪」，取「辟除邪惡」之意。以玉爲之，係作厭勝之物，其形制更不遵守規定，不論爲一角，或二角，或無角，而皆統稱之曰「辟邪」。

## 六、鑲嵌器

鑲嵌器之產生，僅是附著某一些器物上之玉器，非單獨所能存在，而成一器物者，它僅是一種器物配件的裝飾品，最常見如劍飾器，在漢書匈奴傳載：

「單于朝，天子賜以玉具劍。」

所謂之玉具劍，即指玉鑲飾於劍及劍鞘上，如璣、琕、琕、玉劍首、璫等。

璣：根據陳大年先生對樂浪出土之玉具劍云：「此器劍鞘中央，其形垂直，如人鼻形，且鞘爲劍而設，此器既鑲在鞘上